



復旦中華文明研究專刊



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

[韓] 朴慧莉 程少軒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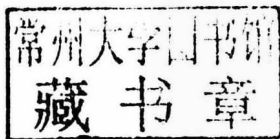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復旦中華文明研究專刊

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

[韓] 朴慧莉 程少軒 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韓]朴慧莉,程少軒編.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4
(復旦中華文明研究專刊)

ISBN 978-7-309-12594-8

I. 古… II. ①朴…②程… III. ①漢字-古文字學-研究②漢語-音韻學-研究
IV. ①H121②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61506 號

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

[韓]朴慧莉 程少軒 編

責任編輯/吳 湛

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上海市國權路 579 號 郵編: 200433

網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門市零售: 86-21-65642857 團體訂購: 86-21-65118853

外埠郵購: 86-21-65109143 出版部電話: 86-21-65642845

常熟市華順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960 1/16 印張 20 字數 292 千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594-8/H·2675

定價: 45.00 圓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向復旦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總序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CSCC)成立於2012年3月。中心以復旦大學人文學科為平臺,旨在依託本校深厚的人文學術資源,積極推進國際學術界對中華文明的研究,促進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與對話。我們知道,自明末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以後,歐洲和北美,即所謂“西方”的學者對中華文明展開了持久而深入的研究,歷來稱為“漢學”(Sinology)。近年來,中國學者為了與清代“漢學”相區分,又稱其為“海外漢學”。在歐美,學者為了區別傳統的“Sinology”,又主張把現代研究稱為“China Studies”(中國學)。ICSCC旨在促進中國學者與海外漢學家在中華文明研究領域內的國際交流,推動雙方之間的對話與融通。

歷史上,歐美漢學家有自己的旨趣和領域,他們的方法和結論,常常別開生面,新論迭出。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以外的國際學者早已跨越障礙,深入到中國文化內部;中國大陸的新一代學者也已經接續百年傳統,回到國際學術界,與海外同行們頻繁交流。但即便如此,海外漢學家和中國本土學者在很多方面,諸如文獻整理、田野調查、新領域開拓以及方法論、世界觀上仍然存在很大差異。海外學者所長,即為本土學者之短,反之亦然。有一種觀點認為,本民族的文化,很難為另一種文化內的學者所理解。甚或是說:外國人必不能以正確的方式看待“他者”的文明。這種觀點的不合理之處,在於用某種原教旨主義的方式堵塞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事實上,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下現實中,人們都不只是生活在單一的文化中。東海西海,圓顛方趾,文化的特殊性是相對的,人性的共通性才是絕對的。為了達成對中華文明的正確理解,顯然還需要中外學者坐下來,用對

話、討論的方式作溝通與融合。無論如何，海外漢學家早已成爲與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華人學者同樣重要的研究群體，他們對於中華文明也有着獨到的理解。“海外漢學”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們本土學者加以重視，全單照收和簡單排斥都是要不得的極端態度。

四百年前，明末“西學”翻譯運動先驅徐光啓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我們把明末的這句格言引申出來，作爲中外學術交流中的“金科玉律”。中西方學者之間相互借鑒，即瞭解對方工作的真實意義和真正主張。立場不同，可闡發雙方優長之學；視角各異，可兼收領域互補之效；觀點針芒，實可在討論之後達成更加充分的會通和融合。四百年來，明、清、民國的經學家、國學家，一直和歐美的傳教士、外交官和“中國通”切磋學問，現代中國的儒學、佛學和道學，無一不是在與利瑪竇、艾儒略、林樂知、李提摩太、李佳白、費正清、李約瑟等歐美學者的對話交流中，經過複雜的交互影響而形成的。離開了“西學”(Western Learning)和“漢學”(Sinology)的大背景，從徐光啓、阮元的“新學”，到康有爲、章太炎的“國學”，都不可理解。我們相信，學術領域此疆彼界的畛域之分，既不合理，也無可能。海外漢學(中國學)與中國本土學術並不衝突，所謂的主客之爭，那種有我没我的勢不兩立，完全沒有必要。

有鑒於此，ICSCC 設立專項資金，面向海外，每年邀請國外優秀中青年學者訪問復旦大學，與本校、上海地區以及全國各地的同行學者們充分交流。通過學術報告、小型工作坊、論文集和學術專著的編譯出版等，構建訪問學者與國內學者的全方位、多層次交流體系，促進海外漢學家與中國本土學者之間的互動。中心邀請來訪的海外學者與中國學者合作，將他們主持的工作坊論文，經過作者本人的修改、增訂，或由編者整理、翻譯，結集出版，即爲“復旦中華文明研究專刊”系列。我們希望借此工作，展現中外學者精誠合作的成果，以饗學界。

前言

中國古文字學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是中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的重要學科。近年來，隨着大批出土文獻資料的發現和公佈，兩門學科均迎來了新的研究熱潮。一方面，出土資料為古文字學提供了文字考釋的新素材；另一方面，新見古文字也為音韻學提供了上古音構擬的新證據。利用出土資料研究古代漢語的音韻問題，探討古文字中音與形的複雜關係，進而利用新結論重新構建商周音系等，逐漸成為文字學界與音韻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但是，由於對出土古文字資料的認識有所不同、學科間研究方法存在差異等原因，文字學研究者與音韻學研究者在運用同樣的材料時，得出的結論往往並不相同。古文字學與歷史比較音韻學兩門學科間究竟存在怎樣的差異？兩者在研究方法上有哪些不同？雙方能否找到相互認可的理論基礎和認知原點？能否在學科交流上找到兩相適宜的切入點？

基於以上考量，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的全力支持下，我們決定舉辦一次以“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為主題的工作坊，目的是讓古文字學研究者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研究者進行一次面對面的交流，就文字學與音韻學的理論方法等問題作深入的探討。工作坊的召集人由德國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所朴慧莉博士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程少軒博士共同擔任——朴慧莉博士負責聯絡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方面的學者；程少軒博士則負責聯絡古文字學方面的學者。

籌辦工作坊時，我們對文字學界與音韻學界可能存在的差異進行了一次評估。在學術興趣方面，古文字學者傾向於直接解讀單個字詞；古音韻學者則更喜歡宏觀系統的構擬。在學術需求方面，古文字學者需要研究透徹的、能直接應用於文字考釋的古音關係的結論；古音韻學者則需要能夠幫助

建立語音體系的古文字例證。雙方的分歧主要體現在，古文字學者有時對於宏觀的、系統性的古音構擬並不關心，對研究愈發細化的上古音體系缺乏深入的瞭解；古音韻學者有時對最新的古文字考釋成果瞭解不足，同時又對古文字學界一些錯用古音，特別是濫用通假的情況感到不滿。由於這些“理解盲點”的存在，雙方也會發生衝突。古文字學者認為古音研究者在構擬古音時會忽略某些明顯的古文字證據，導致古音體系與實際情況不合，並因此對宏觀的音韻體系更加悲觀；古音韻學者則認為文字研究者的文字考釋中會存在違反音韻學常識的論證，導致考釋的結果不可信從，並因此對微觀的文字考釋更加迷茫。另外，古文字學界和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界本身，也會因學術流派的不同、具體研究方法的差異，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

在評估了這些差異後，我們確立了工作坊的目標——讓古文字學者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者充分交流，就研究目標、研究旨趣、宏觀方法、微觀操作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充分交換意見。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們邀請了不同學術流派、不同研究方法和不同研究興趣的學者參會。其中既有活躍在古文字考釋一線的學者，也有活躍在上古音構擬一線的學者；既有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的學者，也有利用傳統語文學方法研究的學者；既有關注宏觀體系的學者，也有注重微觀例證的學者。此外，考慮到語文學與語言學學術共同體在學術脈絡上的紛繁交錯，我們還邀請了一些與古文字學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密切相關的漢藏語、語音學、方言學等研究方向的學者與會。當然，並不可能僅僅借助一次小規模的工作坊，各方學者就能彌除分歧，我們更多地是將工作坊作為一次有意義的嘗試。總之，我們希望搭建一個良好的學術平臺，增進古文字學研究者和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研究者之間的瞭解，促進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之間通過對話，探尋研究方法的異同，確立學科交流的範式。

2015年10月23日，“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工作坊在復旦大學逸夫樓圓桌會議室舉行。此次工作坊由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主辦，德國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所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研究中心協辦。來自海內外不同學術背景、多個研究方向的十餘位學者到會，提交了論文12篇。與會學者踴躍發言，就文字學與音韻學學科差異、兩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雙方能否找到互相認可的理論基礎和認知原點，以及不同學術背景的

文字學者、音韻學者的研究方法差異，特別是諧聲、通假、同源詞等語言現象在應用原則上的衝突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觀點針鋒相對，氣氛十分熱烈。與會學者們充分肯定了此次工作坊的價值和意義，認為會議帶動了文字學者與音韻學者溝通與交流，並表達了將這種學術會議常態化的希望。

看到與會學者們興致盎然、意猶未盡，中華國際文明研究中心再次全力支持我們將此次會議的論文結集出版。考慮到工作坊規模不算太大，且有部分學者因時間衝突未能與會，為彌補這些遺憾，在會議提交論文的基礎上，我們又向學界徵集了9篇論文，編纂成了這部論文集。

文集的21篇論文按討論主題的不同分為六組。

第一組論文的主題是“古文字與上古音結合研究的原則”，4篇文章的論述均圍繞文字學與音韻學研究中的基礎定義和基本規則展開。中國人民大學趙彤先生的《諧聲、假借和通假的語音性質》一文，就如何嚴格定義上古的諧聲、假借和通假的語音性質進行了討論。華東師範大學鄭偉先生的《上古音研究中的分等依據、諧聲及通假問題》，討論了以三等韻為重點的上古音研究中分等、諧聲、通假等問題。漢堡大學朴慧莉女士的《古文字學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的交叉點上的幾個問題》探討了“音近通假”與“諧聲原則”的衝突、“楚系文字”之“系”的概念以及“通假字”與“假借字”的區別等三個涉及古音構擬的原則性問題。長春理工大學劉波女士的《由出土楚文獻中的音轉現象看古人的“一聲之轉”》，則利用古文字資料，探討了在音韻學界充滿爭議的“一聲之轉”問題。

第二組論文的主題是“上古漢語語音的構擬”，3篇文章均涉及上古漢語聲母音值的研究。依阿華州華特堡學院許思萊教授的《上古漢語中的送氣清音》討論的是上古送氣清音的非送氣音起源；成蹊大學野原將揮先生的《再論上古音T類聲母與L類聲母》是利用楚簡中的異構字來考證上古舌尖塞音T類與流音L類區分的合理性；香港中文大學沈瑞清先生的《從出土先秦文字資料看“喻四”的上古分類問題》則討論是否可以根據先秦文字資料確定中古以母的上古舌音、牙喉音兩類擬音。雖然均討論聲母，但他們運用材料的性質不完全相同，具體方法也有所區別。

第三組論文的主題是“歷史比較法對上古漢語研究的作用”，該組收錄了此次工作坊邀請的3位相關學科研究者的文章。復旦大學陳忠敏先生的

《漢字與漢語語音層次研究》一文，介紹了用歷史層次法觀察漢字和語音的研究方法，並對相關問題作了闡述。上海師範大學王弘治先生的《方言歷史比較與古音研究——從閩方言看上古音流音聲母演化的例證》，從方言歷史比較的角度，利用近來古音研究中頻頻徵引的閩方言，論述了方言與古音的關係。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龔勳先生則在《嘉絨語組語言與上古漢語的形態學》一文中，通過對漢藏語系的嘉絨語的研究，展示了利用親屬語言研究上古漢語的具體方法。

第四組以“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的相互影響”為主題，收入5篇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鄭張尚芳先生的《子巳探源》從甲骨文“子”、“巳”的假借談及中古清塞擦音的上古來源；廈門大學葉玉英女士的《“今”聲系及其古音構擬》討論了“今”、“金”、“令”、“含”等古文字及相關字詞的上古音構擬；佛羅里達大學來國龍先生的《從楚簡中“兔”和“鼠”字的混淆談古楚語與雅言的接觸和影響》提出“兔”字透母魚部的讀音受上古楚方言的影響；首都師範大學張富海先生的《據古文字論“色”、“所”、“疋”三字的上古聲母》以“色”、“所”、“疋”三字為例討論了中古生母的上古來源；復旦大學陳志向先生的《“牖”字補說》討論了“牖”字聲符問題及古文字發展中的“變形音化”現象。這些均是古文字與上古音結合研究的作品。與第二組論文十分類似，雖然5篇論文全是圍繞古文字與上古音結合研究的主題展開，但各位學者在研究目標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差異，每篇論文均帶有研究者自身的獨特標記。

第五組的主題是“文獻學與語言學背景下的字詞關係研究”，收入3篇文章。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孟蓬生先生在《〈說文〉“者”讀若“耿”疏證——談支通轉例說之一》一文中以談部與支部部分字的通轉為例子，討論了元音相同字之間通假的原則問題。同樣來自語言所的王志平先生在《〈說文〉迭文的孳乳及其語音演變》一文中通過分析《說文》疊文複體與單體之間的孳乳關係，從文字學和音韻學角度探討了一類特殊的字詞關係。復旦大學鄔可晶先生的《清華簡〈說命下〉的“觀”與賈誼〈新書·禮〉的“眚”》，則從文獻、音韻和文字等角度，分析了有關“觀”的一組字詞特例。

第六組“古文字的辨識和解讀”收錄3篇以古文字考釋為核心主題的論文。中研院史語所顏世鉉先生的《古璽文“迴捕盜賊”考》、華盛頓大學韓哲

夫先生的《字詞的模糊辨識——以甲骨文“𠄎”字爲例》以及復旦大學周波先生的《齊魯系銘文研究(五題)》，研究的對象均是具體的古文字資料。但他們討論的材料或爲戰國古璽、或爲甲骨刻辭、或爲銅器銘文；研究的目標或注重字形辨識，或注重材料解讀；研究的具體方法也存在一些差異。

以上六組論文，既能反映中國古文字學和漢語歷史音韻學在宏觀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也能反映兩個學科內部不同研究者之間微觀研究方法的差異。這些論文，在具體觀點、研究方法和學術原則上不乏衝突牴牾。但在不同思維撞擊的背景下，同樣充滿了溝通的契機。古文字學研究者和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研究者之間通過對話增進瞭解，即便在具體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但能夠確立學科交流的範式，也是我們所期待的。

工作坊的成功舉辦和論文集的順利編纂，離不開各位師友的幫助。中華國際文明研究中心章可先生、錢宇女士和錢雲女士，爲會議的籌辦排憂解難，爲論文集的編纂出謀劃策。來國龍先生、孟蓬生先生和鄭偉先生熱心聯絡約稿事宜。鄭張尚芳先生、許思萊先生、韓哲夫先生、王志平先生、劉波女士、野原將揮先生、鄒可晶先生、沈瑞清先生和陳志向先生慷慨賜文。理想國時代文化出版公司趙雪峰先生和華東師範大學胡婷婷女士分別承擔了德文稿件和英文稿件的翻譯工作，來國龍先生幫助我們審定譯稿，他們爲保證論文翻譯工作的準確高效付出了大量心力。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虞思徵、王亞龍、沈思聰三位同學承擔了不少會議服務和稿件統籌工作。本書字形繁多、音標複雜，編輯難度很大，復旦大學出版社宋文濤先生和吳湛女士爲論文集的排印校勘耗費了遠超其他同等規模論文集的勞動。我們要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編者

2016年6月

目录

1 總序

1 前言

古文字與上古音結合研究的原則

- 3 趙 彤 諧聲、假借和通假的語音性質
- 15 鄭 偉 上古音研究中的分等依據、諧聲及通假問題
- 37 朴慧莉 古文字學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的交叉點上的
(Haeree Park) 幾個問題
- 53 劉 波 由出土楚文獻中的音轉現象看古人的“一聲之轉”

上古漢語語音的構擬

- 69 許思萊 上古漢語中的送氣清音
(Axel Schuessler)
- 79 野原將揮 再論上古音 T 類聲母與 L 類聲母
- 94 沈瑞清 從出土先秦文字資料看“喻四”的上古分類問題

歷史比較法對上古漢語研究的作用

- 105 陳忠敏 漢字與漢語語音層次研究

- 122 王弘治 方言歷史比較與古音研究
——從閩方言看上古音流音聲母演化的例證
- 134 龔勳 嘉絨語組語言與上古漢語的形態學

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的相互影響

- 159 鄭張尚芳 子已探源
- 167 葉玉英 “今”聲系及其上古音構擬
- 179 來國龍 從楚簡中“兔”和“鼠”字的混淆談古楚語與雅言的接觸和影響
- 193 張富海 據古文字論“色”、“所”、“疋”三字的上古聲母
- 198 陳志向 “牖”字補說

文獻學與語言學背景下的字詞關係研究

- 205 孟蓬生 《說文》“𠄎”讀若“耿”疏證
——談支通轉例說之一
- 224 王志平 《說文》疊文的孳乳及其語音演變
- 242 鄔可晶 清華簡《說命下》的“覲”與賈誼《新書·禮》的“眚”

古文字的辨識和解讀

- 253 顏世鉉 古璽文“迴捕盜賊”考
- 265 韓哲夫 字詞的模糊辨識：以甲骨文“𠄎”字為例
(Zev Handel)
- 289 周波 齊魯系銘文研究(五題)

- 308 作者簡介

◎ 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 ◎

古文字與上古音結合研究的原則

諧聲、假借和通假的語音性質

趙 彤

諧聲、假借和通假是研究上古音的主要材料。可是這些材料的語音性質是怎樣的？也就是，這些材料究竟反映什麼樣的語音信息？這個問題討論得還不够充分。如果對於這些材料的語音性質沒有清楚的認識，研究就缺乏可靠的基礎，難免是盲目的。所以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做一番檢討。

一、諧聲的語音性質

形聲字並不要求聲符與之同音，這是容易觀察到的。因為一般而言，相同條件下相同的讀音不會演變為不同的讀音。而從中古以後的讀音來看，形聲字與其聲符並不一定同音，這就表明它們在上古也不一定同音。而且也正因為如此，形聲字才得以成為研究上古音的重要依據。這就好像方言，正因為存在方言的差異，比較其差異來擬測古音才成為可能。

（一）諧聲可以用於古音研究的前提條件

諧聲可以用來研究上古音取決於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形聲字和聲符在讀音上有一定的關係；第二，這種關係是有規律的。

先說第一條。形聲字聲符的作用是提示讀音，所以聲符和形聲字之間在造字時讀音一定是有關係的。對於這種關係，一般解釋為音同或者音近。音同可以看作是音近的特例，所以這種關係可以統一用音近來概括。可是什麼是音近呢？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就沒那麼簡單了。先來看幾個現代漢字的例子：

阶(“階”的簡體): 介——聲、韻皆同

价(“價”的簡體): 介——聲同, 韻不同

窳(“竄”的簡體): 串——韻同, 聲不同

彻(“徹”的簡體): 切——聲、韻皆不同

洁(“潔”的簡體): 吉——韻相近?

拟(“擬”的簡體): 以——聲相近?

袖(“樓”的俗體): 由——聲相近?

袂(粵方言“褲”的俗體): 夫——方言內聲韻同

這些都是現代的簡化字、俗體字, 我們可以從現代漢語的讀音來觀察聲符和形聲字之間的關係。從上面這些例子來看, 聲符和形聲字之間的讀音關係非常複雜, 表明在聲符的選擇上, 對於“音近”的把握是存在差異的。如果上古的諧聲現象也是這樣雜亂無章的, 我們就無法判斷聲符和形聲字之間語音關係的性質, 所以第二個條件是必不可少的。

所謂有規律, 是說在具有諧聲關係的一組漢字中, 出現哪些中古音類並非是偶然的,^①而是成系統的。比如以下諧聲字組:

者聲: 都(端母)屠(定母)——豬(知母)著(澄母)——者(章母)

周聲: 凋(端母)調(定母)——凋(知母)綢(澄母)——周(章母)

重聲: 董(端母)動(定母)——重(澄母)——種(章母)衝(昌母)

真聲: 顛(端母)填(透母)填(定母)——鎮(知母)——真(章母)

瞋(昌母)慎(禪母)

在上面的例子中, 中古的端、知、章三組聲母出現在“者聲”“周聲”“重聲”“真聲”等多個諧聲字組當中, 所以這種諧聲關係不是偶然的, 是有規律的。

對於有規律的諧聲關係, 我們才有可能分析其所反映的語音性質。而那些零星出現的諧聲關係, 其所反映的語音性質是無法確定的: 可能是某個造字者對音近的理解, 也可能是語音發生了不規則的變化, 還可能是方言

^① 我們是利用諧聲材料來研究上古音, 所以上古音還是個未知數, 不能作為參照, 中古音是比較合理的參照系。

的原因,等等。所以,研究上古音應該首先利用那些成系統、有規律的諧聲材料,通過對這些材料的研究得出一個初步的語音系統,然後再去觀察那些零星的諧聲現象,才有可能對其性質有更準確和深刻的理解。

(二) 諧聲原則

由於在聲符的選擇上對於音近的把握是有差異的,所以即使是有規律的諧聲材料,究竟其所反映的語音關係是什麼性質的,這也還是需要進一步分析和歸納。對於有規律的諧聲關係所反映的語音信息性質的概括,就是通常所說的“諧聲原則”。由於聲母的問題比較複雜,分歧也比較多,本文就只討論聲母的諧聲原則。

首先仍以上舉“者聲”“周聲”“重聲”“真聲”等諧聲字組爲例。中古端 t -、知 t -/ t -、章 $t\zeta$ -三組聲母出現在同一諧聲字組當中,對於這種現象,學者們有不同的解釋。高本漢將端、知合併,擬作舌尖音 t -等;章仍獨立,擬作舌面音 t -等。^① 李方桂將三組合併,全部擬作舌尖音 t -等。^② 兩種意見的差異主要在於同諧聲字的聲母發音部位是否一定相同。上文已經指出,音近的標準可能會有差異,所以單純從諧聲材料出發無法判斷高、李二說哪一個更合理,需要通過一些其他的條件來檢驗。

1. 理論的一致性

按照高本漢的意見,對於同時出現在一個諧聲字組當中的諧聲關係,使用了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端與知),另一種解釋聲母的發音部位不同(端與章、知與章)。這在理論的一致性上存在不足。相對而言,李方桂的意見更爲合理。

2. 對語音演變的解釋

高本漢的解釋:

* t -> t - (端)

* tj -> t - (知)

* t -> $t\zeta$ - (章)

李方桂的解釋:

* t -> t - (端)

* $tr(j)$ -> t - (知)

* tj -> $t\zeta$ - (章)

① 見趙元任:《高本漢的諧聲說》,《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209—239頁。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